

恢復國際排球活動漸有轉機

今後以協會旗幟參加國際賽

【台北訊】中華排球協會在年初三(廿二日)透過中華奧會發出公文給國際排球總會及亞洲排球協會，保證今後排協將以協會旗幟參加國際比賽。

中華排協理事長曾淵嶽昨天表示，排協恢復在國際上活動的努力，經兩個月的奔走已有轉機，協會幹事部的國際組副組長張適吉最近接獲通知，將參加亞洲排球組織委員會會議，排協也可能在三月恢復參加國際活動。

曾淵嶽昨天透露，他在泛太平洋排球委員會主委的職務還未失去，不久前日本排球協會才來信詢問今年八月在夏威夷舉行的泛太平洋青年排球賽確實時間、地點如何；曾淵嶽是在前年十一月亞洲杯排球賽期間被公推為泛太平洋排委會主委。

曾淵嶽希望下個月在台北舉行的巨光杯排球賽時，選出參加泛太平洋排賽的中華青年男女隊，去年中華女子隊在泛太平洋賽中得到冠軍。

排協協會最近得到中華奧會協助，在有關單位瞭解下，以後可以排協會旗參加國際活動，廿二日雖然是大年初三，但排協與排協總幹事陳世昌仍與會同奧會秘書，將奧會的決議文和中華排協會旗郵寄國際排球總會和亞洲排協。

曾淵嶽將在兩個月中旬赴日，與亞洲排協領導人及世界排總副會長松平康隆會談，希望三月底在香港的亞洲排協會員大會，恢復我國排協參加活動資格。

有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曾說過：「如果要知道美國的心靈，最好知道美國棒球，知道它的規與歷史」。我覺得這話很有道理。棒球與蘋果餅是最象徵美國的事物。這次時代雜誌的「風雲人物」尤柏洛斯(Peter Ueberroth)現在很出名，可選舉任何事去作，但他就是要當美國職業棒球協會會長，美國人對棒球的重視也可想而知。棒球賽是美國知識份子喜愛的球賽，寫棒球賽的記者與作家也有棒球作家協會的組織。美國著名文學雜誌「紐約客」就有一作家安吉爾(Roger Angell)，他的專

五二年寫的第一部小說。這位作家出生於紐約市魯克林區，這是當時道奇隊表演的所在地，難怪他寫的第一部小說就以棒球為主題。這部書包含各式各樣的棒球人物，像從總下來的有天賦球藝的投手，老教練，貪腐球主，無孔不入的記者與有時敢弄若狂，有時又不留情的球迷。與電影不一樣，這書結局暗淡。在書中結尾，那主角投手未打出全壘打，他的球隊也未贏，最後他還被逐出棒球組織。這本書中許多描寫是有哲學意味，尤其是關於棒球賽中時間的觀念。例如他這樣寫：「那投手沒擊中那

美國寫棒球小說最多的，大概是一位叫哈里斯(Mark Harris)的作家。他最有名的棒球小說為「緩緩擊鼓」(Bang the Drum Slowly)。這部小說也搬上過銀幕(Robert De Niro主演)，可惜觀眾不多。在這部小說前他也寫過另一部小說叫「左投手」(The son of a gun)。這兩部小說都是描寫一位投手的故事。在「緩緩擊鼓」中他描寫這位投手與一位同隊球手的友情。這位投手朋友重病將去世，投手為著要照顧他，希望能夠隨時在旁，所以在他與球主談判聘約同時要求球隊寫上一附約

不會打擊的，在那狂野捕手理智清醒時派他上場。這些情況都是不多，所以你替我想，我真的祇能用那愚笨的！」。美國棒球隊經營的苦經在這幾段描寫得很盡致。美國已逝作家吳爾夫(Thomas Wolf)以寫「導子室」(Look Homeward, Angel)一書著名。這位作家幼時想當棒球選手，所以他的小說中也常以棒球選手為主角。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家鄉歸不得」(You Can't Go Home Again)中敘述兩位童年朋友長大後，不期而遇，其中一位便是職業棒球選手。這位球手因多年表演，腳已不行，需要依賴手杖行走，他有很多苦處要訴說，以下便是這球手對他的朋友的訴苦：「很少人能像我表演這麼久。八年是一般人的平均表演期間。你能再表演多久，你的老腿會告訴你。三十一歲在棒球賽已是大老。如果你年輕，春季訓練沒什麼，但如果你年紀稍大，春季訓練的頭三個禮拜是像地獄。當你第一次俯身接滾地球時，你的老骨頭會吱吱作響。你到五、六月時才恢復往日情況。可是到七月大熱天時，你又受不了，你上場打擊，群眾高叫，熱汗從耳朵直流，在陽光照耀下你不僅看到一個投手，你會看到他的三個倒影，如果你打出一支球，你要跑，當你俯身上壘，身體觸地時，你會感到加倍熱痛！」棒球手的苦處，在這段描寫中，充分地表達出來。在吳爾夫的另部著作「河時流逝」(Of Time and River)，他也這樣描寫那

美國文學與棒球

簡介幾段關於棒球的描寫

(上)

許昭彥

長就是寫棒球(寫過晚局一書)。他這樣說過：「棒球賽中的靜默與等待，使我們從緊張繁忙的生活緩和下來，這樣可以使我们回思過去並預測將來要發生的」。美國有些小說著作是以棒球為主題，我現在記下幾段美國小說與文壇對棒球的描寫，藉此我們也可以了解美國的棒球文化。

美國近代最好的棒球小說是「天生好手」(The Natural)。這書已搬上銀幕(勞勃瑞福主演)，台北已上演過。這是美國文藝小說作家馬拉基德(Bernard Malamud)於一九

球，他知道他期望望打的球，不會再投來，已成過去，頓然間，他也變老了」。書中主角投手被鎗傷，十五年後他還有能力表演，成為一位「老的新手」。當他的一支全壘打擊破布魯克林球場上的巨鐘時，那球賽也就無正式的時刻。這些都是象徵在棒球賽中時間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時間在棒球賽中不是由鐘錶來決定，時間是由出局或沒出局，表演成功或失敗來決定。如果沒出局，球賽將永遠表演下去，時間是無限的。這是棒球賽與其他球賽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它的精妙之處。

同意他們兩人如果被賣到別隊，都要在一齊。在他作這要求前，那球主寫下有趣的評語：「我相信你的要求將非常絕妙。我的球手在聘約合同上的要求總是無奇不有，有的要求在猶太節日休假，有的要有會講西班牙語的球員在球隊，你將要求的是什麼？是不是要在中國新年過節？」在這書中，這作者也描寫一位教練對他缺乏好球手的苦楚：「我有四個捕手，一個是老的，一個是不會打擊的，一個是狂野的，一個是愚笨的。我祇能在那老捕手覺得他還年輕時的日子用他，在我球隊攻擊火力強時用那